



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。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

长征地今昔

昔日战地红都 如今幸福花开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

9月18日中午1时,瑞金红五星广场,赖文君带着两岁的女儿,背着长焦镜头忙着拍这拍那。

“以前赣南是出了名的贫穷落后地区,如今我们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,还有了通往上海的动车!”从上海返乡度假的赖文君想让孩子感受家乡红色文化。

她的背后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博物馆上方的“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”几个大字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瑞金,著名的“红都”。漫步瑞金,所见所闻,处处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发展的活力与速度。

沙洲坝,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之一。“沙洲坝,沙洲坝,三天无雨地开垦,有女莫嫁沙洲坝”,这首民谣是80多年前当地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“吃水不忘挖井人,时刻想念毛主席”,如今,就在当年红军挖的“红井”边,一朵朵通过现代化灌溉机绽开的美丽水花,正在滋润着这片土地。近年来,通过大规模的灌溉改造,这里的村庄已经实现旱涝保收。在政府引导下,沙洲坝村已经发展起生态观光农业,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。

采访团来到瑞金叶坪景区,“一苏大”会址、毛主席旧居……这些遗迹都得到了当地的大力保护和开发。去年,这里成功获评5A级景区。“平常每天有一千多名游客,黄金周时能有两三万人。”景区副主任邓张娜说。

瑞金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伍春华告诉记者:“瑞金正在发挥资源优势,打造全域旅游,做大‘红+绿’旅游经济蛋糕。”如今,当地着力打造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基本成型,旅游总收入突破20亿元,年游客量突破600万人次。

过去5年,总人口70万的瑞金,GDP从65亿元提升到122亿元,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获批,新增开发面积6500亩;9.7万人实现脱贫,贫困率下降约20个百分点。

过去一年,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51元,增长15.3%、增幅列所属赣州市首位。

徜徉在入夜的瑞金,华灯璀璨,清爽宜人。霓虹灯的映衬下,“振兴中央苏区”的标语依旧醒目。

历史与现实,在这里交织。瑞金,这座昔日战地红都,正在书写老区经济大提速、大发展的新篇章。

(本报瑞金9月19日电)

1934年10月10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及红军的军委机构离开首都瑞金,一路上至少8位琼崖儿女陆续加入长征

红都转移:悬崖边的生死抉择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陈成智 李磊

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,云山古寺。古香樟树枝叶繁茂遮蔽日。

“云山日永常如昼,古寺林深不老春”,古寺东侧院门上的对联,依旧是82年前的样貌。

可以肯定的是,1934年9月中旬,居住在这座小寺庙里的那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,在匆匆下山赶赴于都时也没有料到,这一走,竟然走到了陕北。

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,事实上十分符合这位中年男子的一贯战略思想: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!他叫毛泽东。

反“围剿”失败后的“补课”

从1930年冬到1934年秋,国民党调集了上百万兵力,对工农红军开展了持续近4年的军事“围剿”。

国民党军队加军阀部队,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人以上,有坦克、飞机和先进的火炮;而当时分布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20万人,装备落后供给不足,而且被分割在各个根据地内。

看似怎么打怎么赢的国民党军队,在前四次“围剿”中,却吃尽了苦头。从未在任何军事学校上过学的毛泽东,一次又一次地,给国民党军那些来自黄埔以及其他知名军校的高材生,上了生动的军事课。

长征中的海南身影

在瑞金市党史办和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,记者都看到了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令。

军委纵队、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赶往于都,和从兴国、长汀、会昌等地聚集于都的红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

毛泽东推崇的作战原则是: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,游击战里操胜算;大步进退,诱敌深入,集中兵力,各个击破,运动战中歼敌人。

然而,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,号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的到来,改变了一切。毛泽东很快被剥夺军事指挥权。

红军被要求不断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动进攻,不断与实力对比悬殊的敌人硬碰硬,伤亡巨大的战役一再出现。1934年4月底,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——广昌失守。

从这一刻开始,红军战略转移几乎已成定局。再不走,中央苏区有被“包饺子”的巨大危险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严重失利,以惨痛的代价,宣告了王明错误路线和李德瞎指挥行不通。

云石山革命旧址讲解员梁欢告诉记者,有史实披露:毛泽东起初并不在长征名单中!是周恩来用异常坚决的态度让毛泽东加入队伍。

除母瑞山上冯白驹等率领的100多人,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外,红军独立师已经解体,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受严重破坏,琼崖党组织和省委、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。

可以说,这是琼崖革命火苗最为微弱、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。

对于在密林深处坚持艰苦斗争的冯白驹等人来说,饥饿和寒冷就是他们的敌人——8个月间,只能找野菜、拾野果充饥,几乎没人吃过一顿饱饭,长时间油盐不进,很多人患上了水肿、痢

军团一道,经过一周左右的休整和扩充,10月16日起陆续渡过于都河,8.6万多人的庞大队伍,陆续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。

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,至少有8位海南人也被裹进未知的洪流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,他们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追随者。

张云逸:时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、红八军团参谋长,1934年7月,张云逸被派往粤赣山区打游击,长征开始后,11月初,张云逸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从瑞金出发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,并同中央红军一道长征。

周士第: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。跟随军委纵队长征。

庄田:时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委员,跟随第九军团出发长征。

符确坚:长征前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部文书科工作,随中央纵队参加长征。

谢飞: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机要员,为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,随中央纵队长征。

云广英:长征前任红军特科学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员,随军委纵队长征。

林青:红三军团无线电二分队队长、政委,随红三军团于都集结参加长征。

海南党史研究资深专家邢诒孔告诉记者,目前可以确认的是,在红三军团任职、原籍海南琼山的陈铁也参加了长征,途中牺牲在四川,但其他资料再难找寻。

我们相信,行进在当年莽莽苍苍密林中的海南战士,一定不止这8人……

值得永远铭记的长征精神

在瑞金采访,我们一次又一次被震撼。

我们终于明白,从美国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,到英国青年李爱德、马普安,到成百上千的中国青年,为什么这么多中外青年,热衷于重走长征路。

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,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,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,14岁至18岁的战士将近一半……

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,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:坚定的信念、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。

长征精神,我们在其后同样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、解放战争,以及抗美援朝,自主研发“两弹一星”……在无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中,我们总能瞥见“变不可能为可能”的信念、意志与勇敢!

长征,注定将成为一段不朽的传奇,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路上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!

(本报瑞金9月19日电)

长征印记

瑞金:红色印记无处不在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苏庆明

“我报个料,我开车时看到一家宾馆,名字就叫‘两万五’!”

吃晚饭时,海报集团“琼崖儿女长征路”采访团司机阿良对记者说。

给宾馆酒店起个名字叫“两万五”,让来自海南的司机惊讶,但是在瑞金,“两万五”蕴含的意义,几乎连幼儿园孩子都知晓。

作为共和国的摇篮,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诞生地,瑞金的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先烈的热血,一山一水都折射出长征百折不挠的精神。从路名、建筑、商铺、学校到医院,80年过去了,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强烈的红色元素。

长征大道、苏维埃大道、红井路、八一北路、解放西路……在瑞金地图上,记者注意到,好几条主干道的路名,都烙有明显的红色印记。“通往于都方向的长征路,就是当年红军集结的地方。”云石山革命旧址的讲解员梁欢告诉记者。

走在路上,瑞金市民会告诉你,八一小学和解放小学都是瑞金当地最好的小学之一,还有一所长征医院。

除了看得见、听得到的红色元素,记者体会更深的,是深刻在瑞金人心里红色印记。

在叶坪革命旧址群(苏维埃一大旧址),一位身穿粗布红军衣、背着草帽、穿着草鞋的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我爷爷曾是中央红军的厨师,后来跟随部队一起去长征,在贵州受伤后在老家休养……”杨桂华今年58岁,已经当了16年的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志愿者。

城市发展日新月异,不变的是瑞金人的红色情结。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,先辈们浴血铸就的不朽传奇,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瑞金人……

(本报瑞金9月19日电)

1933年中央红军面临重重“围剿”,琼崖革命武装也正岌岌可危 母瑞山蛰伏八月待天明

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

■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

沿着一条羊肠小道,在山林和丘陵的簇拥下,我们来到了母瑞山最高峰南岭。80多年前,就是这片绿意葱茏的土地,保住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。

1932年7月,国民党当局对琼崖红军开始第二次“围剿”,琼崖几块主要革命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。

除母瑞山上冯白驹等率领的100多人,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外,红军独立师已经解体,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受严重破坏,琼崖党组织和省委、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。

可以说,这是琼崖革命火苗最为微弱、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。

对于在密林深处坚持艰苦斗争的冯白驹等人来说,饥饿和寒冷就是他们的敌人——8个月间,只能找野菜、拾野果充饥,几乎没人吃过一顿饱饭,长时间油盐不进,很多人患上了水肿、痢

疾、疟疾、夜盲症。为了抵御山里的寒风冷雨,常常几个人依偎在一起取暖,或是把芭蕉叶烤热了当作草席盖。火柴用完了,他们就钻木取火……

有多少人是被饿死、冻死的?没有确切的统计。在中瑞农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,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息,便再也无力站起来。

如此煎熬着,直至1933年4月最后一次突围前,这支队伍只剩下25人,不到进山前的四分之一。

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艰难日子

里,冯白驹始终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心。许多革命先驱在回忆录里记载,冯白驹常常坚定地对同志们说:“革命是曲折的,但前途是光明的。只要我们坚定信心,坚持到底,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。”

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、研究员邢诒孔说,在那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,琼崖共产党人吃的苦并不比长征红军吃的少。他们虽不知岛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如何,但同样以血肉之躯接受了党的考验,接受了信仰的洗礼。(本报海口9月19日讯)



在叶坪革命旧址群(苏维埃一大旧址),杨桂华老人(右一)已经当了16年的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志愿者。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

码上读

红色印记 刻在瑞金人民心中

视频摄影:李庆芳 陈元才

视频剪辑:李玮亮